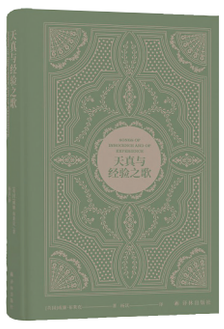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翻译的甜味儿

纪念两位老翻译家

□桑克

杨苡译《呼啸山庄》


杨苡译《天真与经验之歌》

《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

同一天走了两位老翻译家，白天走的是李文俊先生，晚上走的是杨苡先生。有的人不看翻译书，有的人看翻译书又不记翻译者的姓名，他们不知道这两位先生是谁。我想说情有可原，可是这四个字就跟烫嘴山芋一样死活说不出口，大概是我自己有时也译点儿东西的缘故。那我就提提这两位先生的主要译著吧，李文俊先生译过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杨苡先生译过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有的人也许知道一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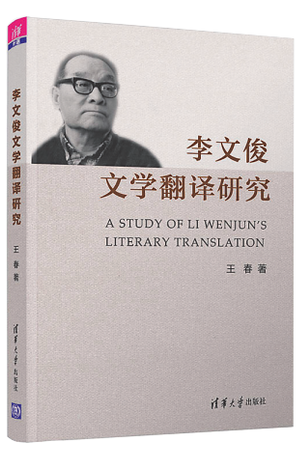
说点儿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受惠于翻译太多太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翻译家的生与死》里提到过这一事实。如果有人看过那篇文章，大概还记得它也是写那年走的一些老翻译家的，其中重点谈了杨宪益先生，就是他和他太太戴乃迭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让全世界的不少读者都读到了大观园里的生生死死。杨苡先生就是杨宪益先生的妹妹。

杨家出了不少人才，说起来恐怕需要三天三夜的时间，单说杨苡先生的姐姐杨敏如先生。她是我们系的老教授，早年师从顾随先生，对唐词宋词都有极深的研究。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名字是知道的。她去世的时候是一百零二岁，绝对高寿。杨苡先生去世的时候是一百零三岁，这样的高寿多少冲淡了去世的悲伤。不少读者此时此刻都会想起杨苡先生翻译的《呼啸山庄》，现在重读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滋味萦绕心头。就在过年之前，杨苡先生出版了一本新书，《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她口述，由余斌先生撰写，里面写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许多有意思的事。我下了单，但是书还没有到手，等到手的时候再说吧。不过，我还是想抄录一段杨苡先生关于翻译的话，算作我对她的感念之情。她说："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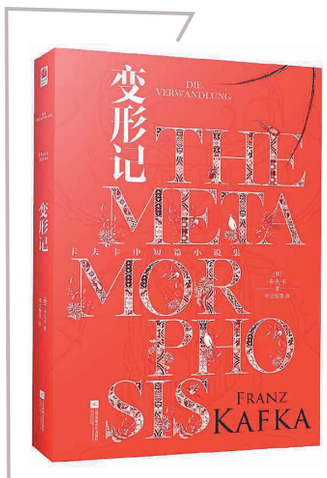
我尝到李文俊先生的翻译甜味儿比较早。不少人都知道他翻译小说，但是知道他翻译诗而且翻译得那么好的人并不多。我早年看过（后来还买到了）一本译丛《春天最初的微笑》，里面就有李文俊先生翻译的一首爱伦·坡的诗。知道爱伦·坡写小说的人多，但是知道他也写诗的人却比较少。这首诗的名字叫《孤独》，我特别喜欢，一直把它秘密地藏在心底。诗的开头是这么写的，"童年时起，我便异于/别的孩子——他们的视域/与我不同——我难以随同/众人为些许小事激动——/我的忧伤也和他们/并非一类"，众人为些许小事激动，我为这首诗激动。十八年前，三联书店版《现代诗100首》蓝卷之中的第一首诗，就是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首《孤独》。让我欣慰的是，这首诗的推荐人和赏析人是我。当时诗人、数学家蔡天新邀请了十位诗人译者参与这项工作，每个人负责推荐赏析十首诗。我知道那些诗都不是随便挑选的诗，而是这些诗人译者多年读书积攒下来的压箱底儿的宝贝。

至于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的的确确影响了太多太多的当代中国作家。我有一个作家朋友，有一段时间一张嘴就谈福克纳。不过，说起来让人羞愧，我当年读《喧哗与骚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读了多少次都卡在了班吉处而读不下去，因为我当时很难理解这种以痴语写痴人的语言表现方式。终于有一天，我翻越了班吉这座崇山峻岭，以后的美景就不必说了，那真叫一个舒服。这时再想象一下李文俊先生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那又该是怎样的艰难呢，比我们读中文版肯定是要难上千倍万倍啊。李文俊先生自己在《〈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里坦言："这是我迄今所从事的工作中最最艰难的一件……这期间，大概总有两年，《喧哗与骚动》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恶梦。"所以首译者全都当得起筚路蓝缕或者披荆斩棘这四个字。而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塞林格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我读过肯定不止九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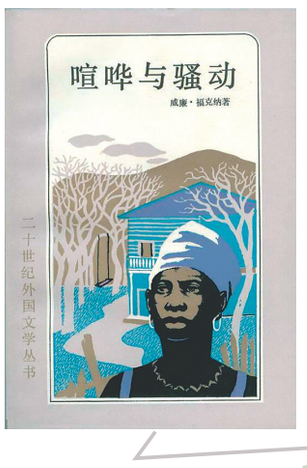
我知道，纪念已故翻译家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们的译作，或者继续翻字典译东西。我也知道，译事极其辛苦，而且烦恼甚多。我多少次都想放弃了，但一想到杨苡先生说到的甜味儿，就忍不住咂咂嘴巴，重新坐在书桌之前。有一句感慨话我一直想说，这也可能是老一代翻译家最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中文水平真的是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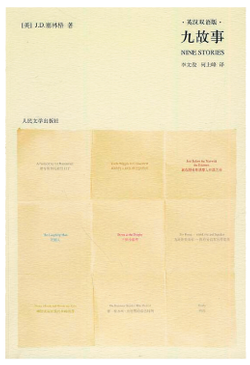
《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



李文俊译《变形记》



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



李文俊等译《九故事》

很多年已过

□阎逸

过了初五，新年基本就算结束了，鞭炮声虽稀疏可闻，却已渐远，平常日子归来，各种悲欣交集，各种鸡毛蒜皮，仍然固执地等在那里，准备与你纠缠不休。时间还是那样老于世故，并不屑于瞥你一眼。然而，在很多地方，新年还是要过到正月十五的，人们吃过元宵才作数，一方面是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想推迟一下旧时光的再度重临。

新年携带着旧时光，一种倒退着行走的幻觉，脚印说深不深，说浅也不浅。那些灯光，那些道具，那些布景，甚至，那些故事里的人，都一一浮现在歌剧式的回顾中：旧梦新雪，旧曲新词，所有人的时光都是被定了调的，高音区，低音区，开口便知。

人体细胞每年自动更新一次，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新人。新人过新年，节日气氛自是需要营造。于是，在除夕这一天，有了晚会，有了守岁，有了红包。一年又一年，无数看不见脸孔的人，也包括你，将这一天、这一夜烘托得喜气洋洋，至于新年的意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参与其中，你已经参与其中。诗人说，忽然觉得，去年的一场朦胧梦境便是今日的人声灯影，既虚幻，又真实。

然而，快乐纯属人工制造，新年终究是滥情的，朋友间的祝福、关心和问候，裹挟着文字和声音，沿着手机一路奔袭而来，似乎所有的贺词都是有时间性的，晚了就会过期。

而时间的风貌大抵便是人生的标记与符号。我们回过头看见过去，实际是与生命中某个时间段的碰面与告别，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所以看起来不那么自然，说出来也不那么顺理成章。就说过年吧，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60、70后那些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拜年的场面，没有亲眼目睹，自是不信。别说孩子们了，就是成年人之间的走动也越来越少，手机似乎将人与人的距离拉得很近，又似乎推得很远。高科技时代到底是好是坏，自有时间见证。

但是，年却真的是越过越没有味道。

有这样的感叹，说明你已经开始怀旧，拿记忆中的热闹非凡与窗外寂寥的街道作比较。怀旧，意味着你正在慢慢老去，至少在心理上是这样的。然而，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些熟悉的陌生了，有些陌生的熟悉了，万般情景皆不过时间种种。

然而时光从不掏空自己，时光掏空的是我们的记忆，无论将时钟拨快一小时或者拨慢一小时，台上台下，幕前幕后，你都成为不了局外人。

我们度过光阴的故事就是生活简史，除了记载时间的声音、颜色、味道以及重量，其余的，皆是闲笔。一辈子会发生许多事情，有些犹如过眼烟云，有些，没想起但也没忘记，写下来却也不过短短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长久或短暂，皆为尘埃。

就在昨天，晚饭后出去散步，本想就近走一走，却不知怎么来到了中央大街，川流不息的人潮着实吓了我一跳，这么冷的天气，这些不畏寒冷的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外地人是来看冰灯、冰雕，本地人呢，可能是为了弥补太久的深居简出吧。二楼露台上，女孩在演奏小提琴，一支曲子，多处走音不成调子，可以想见女孩的手应该冻得已经麻木了，她坚持将曲子演奏完，下面那些一直仰着脸的人也坚持听完。热烈鼓掌，高声欢呼。

经历过三年魔幻时光的人们终于同以往的生活重逢。

文竹恋

□朱明东

我对文竹的眷恋可谓日深月厚。

那年初到湖北，选购生活用品时意外发现了一盆文竹，我被她那玲珑清秀的样子深深吸引，30元钱买下。那时的30元，相当于现今的300元，妻子絮叨买贵了，我笑："喜欢的，就不贵。"

少时爱养花养草，曾言"恋花花香，恋草草美"，母亲嗔怪我："男孩子不能太爱花，爱多了怕老婆。"于是一改"初恋"，移情于仙人掌、君子兰。仙人掌带刺，扎了几回遂敬而远之；君子兰根肥叶大，耗时过多，不好侍弄。遇到文竹后，我为她的优雅和自然所吸引，置于案上，从此天天相见。儿子天杰3岁，小小年纪就对这盆与他同样稚嫩的植物有了好感，用小手触碰起文竹枝叶来。我连忙制止："咱家有四件宝贝不能破坏：一是妈妈，二是天杰，三是爸爸的书……"未等我说完，天杰就歪起小脑袋说："第四就是爸爸的文竹！"再入书房，天杰在文竹面前只看不摸，还不忘提醒我浇水。

异乡生活虽多新奇，我却经常愁肠百结思念家乡，尤其逢年过节，给父母打完长途电话，想家的心绪更为烦乱。索性关灯独坐。月光悄悄映入书房，照亮了一旁的文竹。月光中，文竹清清雅雅，婀婀娜娜，那秀枝丽叶微微颤动，似在轻轻地宽慰我。

文竹默默地陪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异乡时光。那年夏，我调回家乡，很多东西，包括几盆盛开的花儿都送给了左邻右舍，这盆文竹我却一路捧着，带回了故乡。

回乡后，我赶紧给文竹换盆换土。盆是精美的紫砂造，土是地道的北方黑。施肥浇水，精培细育，悉心呵护，希望文竹长出一派新貌来。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我不够细心，文竹无精打采，蔫蔫的没了原有的生气。妻子不无担忧："南方的文竹在北方能活吗？"我说："只要她有灵性，就能活下来。"可文竹仄着枝斜着叶，颓废着神萎靡着态，任我怎样热切呼唤，仍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不多几年，我的挚爱双亲相继离世，我就像赶考一样，刚从一场悲痛里走出，却又跌入另一场伤怀中，整个人都被无尽的哀愁笼罩。文竹好像因我的失魂落魄，更没了精神。失望中，我将苦闷的烟灰往她盆里弹，将残茶剩水倒给了她。

入春后的一天，我忽然发现文竹那纤枝细蔓上悄悄长出一片新绿，深深浅浅，密密匝匝。我精神为之一振，人生的树干难免有枯枝萎叶，遭遇磨难不可怕，心有春天，何惧萧条？

文竹瘦了，她弯弯曲曲，柔柔弱弱，无妩媚形态，也不俊美挺拔，却以散发的幽幽情丝带来满屋新色。文竹，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一阵清风入室，文竹轻轻摇了一下，那新嫩的枝叶轻柔地触到了我的脸。我激动得长吁了一口气。

我给文竹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花架。在洁白墙体的衬托下，文竹身上的纯美得以淋漓尽致展现出来，就像一幅蓬勃的画。

那一夜，我睡得很香。

《流浪地球2》的细腻情怀

□石琪

2020年电影《流浪地球》"打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两年后的《流浪地球2》作为第一部的前传，背景依然是在未来，太阳即将毁灭，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灾难来临之际，为拯救人类文明而产生的数字生命派和流浪地球派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观念冲突，人类关于如何延续人类文明展开了争斗。

具体情节上，《流浪地球2》主要讲述了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月球坠落危机两次大事件。电影在制作上依然保持了非常高的工业水准，《流浪地球2》中人类倾尽所有建造驱使地球离开太阳系的行星发动机以及庇护人类生息的地下城，在飘渺的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电影中直上云霄的太空电梯、硬核壮观的无人机群空战场面、核弹引爆后月球陨落等震撼恢弘的庞大场面让人再次大饱眼福，满足许多人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期待。

网友的热评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世界末日面前，只有中国人会想着带地球流浪"，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是仔细想一想中国人骨子里存在的家国情怀，好像确实有点道理。《流浪地球2》中着重刻画的三条故事线环环相扣，互相推动。除了为人称道的特效画面，这部电影打动人心之处，一定是电影中的细腻情怀。

家庭和亲情的羁绊推动着主人公们的剧情发展。《流浪地球2》讲述的是《流浪地球》主人公刘启的爸爸刘培强这一代人的故事。在《流浪地球》中，在主人公刘启眼里，刘培强是一个优秀的领航员，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为"大义"舍弃"小爱"。《流浪地球2》还原了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刘培强，从少年义气到成熟稳重，与韩朵朵的爱情和与张鹏的师生情、战友情，成为领航员前的艰难抉择，等等，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电影中另一个新的重要角色图恒宇，同样有着家庭和亲情羁绊，因为女儿丫丫而执着于"数字生命"，差点酿成大祸，又为了丫丫和全人类恢复互联网，献出生命。

"流浪地球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史诗，需要"一百代人"来完成，每个人各司其职推动着"流浪地球计划"的前行。作为全剧"搞笑担当"的张鹏，在月球危急之时喊出"50岁以上，出列"，率领400多位宇航员引爆核弹，使地球正式踏上流浪之旅，所展现的牺牲、奉献、温情，是最朴实和触动人心的，赚足了观众泪点。新老发言人接替时那一句"照着念，一字不落地念"也代表着薪火相传，在持续2500年寻找新家园的漫长宇宙之旅中，"移山计划"的含义更加清晰，子子辈辈，生生不息。

《流浪地球2》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制作的用心。科幻是现实的延伸，科幻电影最难也是最成功的就是让观众感受到真实。对于没看过原著小说、没看过第一部或者第一部剧情已经忘得差不多的人来说，如何让他们快速入戏，小到一个具体的影子，大到塑造整个世界观的完整清晰，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至关重要。电影中人性的展现也是真实的。人类在危难面前表现的混乱迷茫，部分普通人的自私愚昧等不堪但合乎人性的现实，增加了真实感和代入感，观影的时候笔者的脑海里已经在思考如果身处同样情况自己该如何抉择。此外，用AI技术重建李雪健的声音，用CG技术复原刘德华年轻时的颜值，包括片尾那句"致敬吴孟达先生"，都是电影方给予观众的一份特别礼物。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更多内容请关注